

收稿日期:2024-04-21

《诗经·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释义考辨 ——兼论《诗经》“保”的释义问题

彭慧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崧高》是《诗经》中的一首长篇赞美诗,作者记叙了周宣王为申伯营建谢城并送其前往谢城的历史事件,同时也赞美了申伯辅佐王室的丰功伟绩和宣王选贤举能的崇高德行。对于“往迓王舅,南土是保”一句中的“保”字,前贤时修或以“安守,保守”释之,或不予作注。然而,结合诗文主旨和上下文语义,并对比《崧高》与《烝民》的内容情感,可以看出,“保”并非常用义“保护,保卫”,而应理解为“凭依,依赖”。《诗经》中,“保”的使用屡见不鲜,然而受时代背景的限制和个人注解原则的影响,《毛传》《郑笺》多以“安”释之,语焉不详。传之后世,学者们受旧说的束缚,加之常用义“保护,保卫”的根深蒂固,“保”的训释仍然存在一些含混未明之处。

关键词:《崧高》;“南土是保”;《诗经》;“保”;训释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3-005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丁晏《诗》学五种整理与研究”(24BZW080)。

作者简介:彭慧(1980—),女,汉,河南信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训诂研究。

DOI:10.16401/j.cnki.yxcb.1003-6873.2026.03.007

《大雅·崧高》是《诗经》中一首颇具代表性的长篇赞美诗,作者尹吉甫以情真意切、细腻感人的笔触叙写了周宣王为母舅申伯营造谢城并送其前往谢城的历史事件,同时也赞美了申伯辅佐王室、镇抚四夷的丰功伟绩和周宣王选贤举能、封赏功臣的崇高德行。全诗娓娓道来,脉络清晰,清人姚际恒誉其“理明词顺,俊快自得,与《桑柔》、《云汉》之古拗稍不类”^{[1]311}。

其中,针对“往迓^①王舅,南土是保”一句中的“保”字,毛亨未加注释,郑玄则补充云:“保,守也,安也。”^{[2]429}唐代,孔颖达亦未做任何申述或补充;延及清代,姚际恒、方玉润、马瑞辰、胡承珙、陈奂等均无所注。究其意旨,当是认同郑笺,以“保”为“保守,守卫”之义。传之后世,学者们或不予注释,或承袭郑注,以“保守,保卫”释之,如:周振甫释为“安保”^{[3]472},程俊英^{[4]487}、向熹^[5]

^① 迓,今本《毛诗》多作“近”,形近而误。对此,朱熹、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马瑞辰、陈奂等均有详细论述,如朱熹《诗集传》云:“近,郑音记。按:《说文》从辵,从斤。今从斤,误。”段玉裁《诗经小学》云:“淳文与脂微近,与之哈部相去甚远,不相假借。《崧高》诗倘是‘近’字,则毛不能训为‘己’、郑不能读如‘记’,而《传》《笺》之说俱无义理,不可通矣。故经文‘近’字定为‘迓’字之讹,其说不可易也。”详见:《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第213页;《诗经小学二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74页。

释为“确保”,李山释以“守卫”^{[6]734},而袁梅则异于众说,以“保有,占有”释之^{[7]886}。

然而,揣摩诗文的通篇意旨和上下文语义,并对比《崧高》与《烝民》的内容情感,不难发现,“保”并非常用义“保护,保卫”,而当理解为“凭依,依赖”。《诗经》三百篇中,“保”的使用屡见不鲜,然而由于古人注释言语的简约以及“保”字意义的灵活,“保”的训释往往存在一些含混未明之处,其表“凭依,依赖”的用法常被曲解。这里,笔者便不揣浅陋,略为补充,以就教于方家。

一、《崧高》的文本分析

《崧高》是申伯离开王都前往谢地时,尹吉甫送给他的赠别诗。《诗序》云:“《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2]427}诗中不仅记录了宣王派人营建谢城的前后原委,也彰显了申伯经邦治国的丰功伟绩和宣王对他的仰仗倚重、嘉奖礼遇。

全诗共计八章,开篇“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极富想象与夸张,作者以巍峨雄壮的高山作喻,赞美了申伯出身不凡、气宇轩昂、德隆望重的人格魅力和他镇抚四夷、辅佐王室的丰功伟绩,方玉润称其“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8]553}。随后,二、三章“饗饗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则以概括的手法,记叙了周王派遣召伯为申伯营建谢城一事;四章“申伯之功,召伯是营……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则描写了谢城竣工、申伯准备启程,以及周王赐其车马等事情经过。

在此基础上,五章“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迓王舅,南土是保”则以高度写实的笔法,叙写了临别之时宣王对申伯的殷切嘱托,字里行间既表现了宣王对申伯的优厚礼遇,也体现了甥舅二人血浓于水的血脉亲情。其中,自“我图尔居”开始,作者转换叙述的视角,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述宣王对申伯的叮咛和嘱咐,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我图尔居,莫如南土”指宣王再三考虑,认为申伯的居所最佳莫过于南土;下句“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则指宣王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大圭赠予申伯,作为其远离王都的纪念和尊贵身份的象征;紧承其后,“往迓王舅,南土是保”深化情感,将离别的氛围渲染到极致。句中,“王舅”的称呼亲切自然、通俗直白,充分体现了宣王对申伯的深深眷恋和无限敬重,语助词“迓”又拉长了语气,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这种惜别之情,而“南土是保”则是宣王对申伯的最后嘱托——到达谢城后用心经营、扎下根来。此番情意深长的话语不仅显示了宣王作为外甥对母舅的关怀与不舍,也蕴含了其身为君主对贤臣的信任和托付。二人的圣哲与忠信、贤明与笃敬,以及他们深厚的甥舅之情与君臣之谊得到充分体现,方玉润曾慨然而叹:“盖王之为是,曲尽恩荣者,非以伯为元舅之尊也,非以伯有拥戴之劳也,诚以其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藩宣足式,故用‘以式南邦’,不得不如是之恩意周浹,礼文备至焉尔……呜呼!令德圣主,忠荃贤臣,其推诚相与,夫固有非形迹所能喻者。”^{[8]553}

进而,六、七章“申伯信迈,王饒于郟。申伯还南,谢于诚归……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叙写宣王在郟地为申伯饒行、申伯启程前往谢地的盛况;八章“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收束全篇,概括申伯荣归谢地、不负重望、以身作则的结局,同时也点明作者的身份及此诗的创作主旨。

因此,结合上下文语义和人物的情感表达来看,“往迓王舅,南土是保”是周宣王对母舅申伯最后的临别之言,旨在嘱托申伯在南土立足扎根,“保”并非“保护,保卫”之义,而应表示“凭依,依赖”。将“保”理解为“保守,保卫”,虽然貌似可行,却与通篇诗意和人物情感前后矛盾,给人突兀之感。首先,全诗主要围绕赐封于谢——营建谢城——饒行送别——到达谢城等一系列事件展开叙述,其间虽然提及宣王寄予申伯“式是南邦”的期望,却未涉及“守护南土”的意旨。换而

言之,即使当时周王赐封申伯的初衷是委以重任、镇守南土,但诗中文字并未就此展开直接、具体的陈述,“守护南土”的政治目的只是隐含其中、未曾明言的“诗外意”,而非文本本身所体现出的“诗内意”。其次,上句“我图尔居,莫如南土”也充分表明“南土是保”是周王基于申伯的立场重申南土的重要,而非从君王的角度交代守卫国土的任务;再者,上文“因是谢人,以作尔庸”一句已然表明周王对谢地百姓的仰仗,“因”即“依”义,而下文“揉此万邦,闻于四国”也说明申伯对谢地百姓的安抚,因此释“保”为“依”,则与前后文呼应,强烈体现了周王对申伯凝聚民力、赢得民心的殷切嘱托。

二、《崧高》与《烝民》的文本比较

《崧高》与《烝民》同为尹吉甫的送别之作,《崧高》送申伯,《烝民》送仲山甫,而且《崧高》开篇便提及“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作者“以‘申、甫’并言,乃似统为二诗发端”^{[1]310}。流传后世,学者们往往将二诗相提并论,陈奂便曾有言:“盖《崧高》封申伯,故序云‘建国亲侯’。《烝民》仲山甫封齐,故序云‘任贤使能’。一为外诸侯,一为内诸侯,两诗文义显然,读《诗》者往往连文言之。”^{[9]964}因而,立足于此,将两诗加以贯通比较,我们或许更能清楚看到《崧高》“往迓王舅,南土是保”的含义。

《烝民》是仲山甫奉命前往齐地筑城时,尹吉甫赠予他的送别诗。《诗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2]431}朱熹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10]214}清人顾镇在查考《史记》的基础上详述原委,指出:“齐国本封营丘,至胡公始徙薄姑。献公杀胡公而徙临菑,则夷王时也。再世而厉公暴虐,胡公子入齐,与齐人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筑城之命,疑在斯时,盖出定齐乱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纪耳。吉甫之意,则谓山甫以盛德辅天子,宜令朝夕在侧,今以齐乱之故,奉命东行。”^[11]

全诗夹叙夹议又兼及抒情,章法整饬、说理精密。开篇第一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统领全诗,以天赋生民善性起兴,歌颂仲山甫秉怀懿德的品质和辅佐周王的功绩,清人牛运震称“开端四语,性命精微之奥,一篇诗旨,涵盖于此”^{[12]209}。紧承其后,二章“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天子是若,明命使赋”则集中刻画了仲山甫宽厚仁爱、勤勉谨慎的美德,及其深得天子信赖而颁布王命、施行政令的职责;进而,三章“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则详细记叙了周王对仲山甫的委任和吩咐——成为诸侯的榜样、继承祖先的事业、总揽王室的政令、充当天子的喉舌,从而凸显了仲山甫身负攸关国运的艰巨使命,体现了其独当一面的辅弼名臣形象;四章到六章“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又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仲山甫恪尽职守、刚直不阿、德才兼备的高贵品质;最后,七章、八章“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切入主题,叙写仲山甫奉命赶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的场景,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仲山甫的崇敬和惜别之情,以及对其完成大业的期盼和祝愿。



仔细品味全诗,不难看出,其与《崧高》的共同点在于:二诗均以劲健有力的起笔方式,歌颂了为人臣者的不凡气魄、忠贞贤德和卓越功勋,同时也侧面烘托了周宣王的英明有道,凸显了“周室中兴”的气象和伟业,正所谓“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13]。然而,二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崧高》重在记叙宣王赐封申伯于谢的事迹,而《烝民》重在评议仲山甫身为国相的职责和品德;宣王赐封申伯于谢,是望其作南国百姓的榜样、统

理南国之事,正所谓“建国亲诸侯”,而宣王命令仲山甫筑城于齐,则关乎平定齐乱、怀柔诸侯的王室大业,正所谓“任贤使能”。

另外,《烝民》三章“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与《崧高》五章“往迓王舅,南土是保”均属周王的言辞,且都用到“保”字,二句在微观层面尤具可比性。细细体味,不难发现:《烝民》本章旨在表达仲山甫的责任和使命,“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是周王对仲山甫的命令和要求,令其继承祖先的功德、尽心力于王室,言语之中渗透着君命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宾语“王躬”的提前更彰显了“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的深刻内涵,“保”即“保护、保全”之义;《崧高》本章则旨在描写宣王与申伯的惜别之情,“往迓王舅,南土是保”是宣王对母舅申伯的临别赠言,嘱其扎根南土、用心经营,字里行间流露出晚辈对长辈的关心与嘱托,宾语“南土”的提前更突显了宣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的殷切期望和“我图尔居,莫如南土”的深情厚谊,“保”显然并非“保护,保全”之义。

由此可见,虽然《崧高》与《烝民》堪称姊妹篇,但二者的内容主旨和创作背景却有明显不同:一者以叙述申伯获封于谢的事实为主,一者以讴歌仲山甫的功业、美德为主;一者是布宣德泽于南土,一者是平定患难于齐地。当然,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宣王赐封申伯于谢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保卫南土、安抚诸侯的政治用意,即“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14]^[22]。然而,这种政治目的在语言文字表层终究未有切实、具体的表现,因而两诗中“保”字的含义并不能相提并论。

三、《诗经》中“保”的应用与释义

保,甲骨文作或,从人、从子会意,像人怀抱或背负婴孩之状,《说文·人部》:“保,养也。”徐锴云:“夫赤子有保,保其身之动静饮食衣服也。”^[15]段玉裁注:“《宣帝纪》:‘阿保之功。’臣瓚曰:‘阿,倚;保,养也。’贾谊说大师、大傅、大保曰:‘保者,保其身体。’按:‘保全’‘保守’皆其引伸之义。”^[16]由此可见,“保”的本义为“养育,抚育”,如《国语·周语上》:“事神保民,莫不欣喜。”韦昭注:“保,养也。”在此基础上,词义又进而发展出“保护,保全”义,如《国语·周语中》:“宽所以保本也,肃所以济时也。”而且,这一意义产生之后便迅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该字最为习见的用法。与此同时,“保”的意义又发生反向引申,产生出“依赖,依附”之义。

纵观《诗经》305首诗,“保”字共出现28次^①,主要分布在《周颂》《大雅》《小雅》及《唐风》《鲁颂》《商颂》中,现按其出现顺序依次罗列如下:

- (1)《唐风·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 (2)《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亦孔之固。”
- (3)《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 (4)《小雅·楚茨》:“先祖是皇,神保是飨。”“神保是格,报以介福。”“鼓钟送尸,神保聿归。”
- (5)《小雅·瞻彼洛矣》:“君子万年,保其家室。”“君子万年,保其家邦。”
- (6)《大雅·大明》:“笃生武王,保右命尔。”
- (7)《大雅·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
- (8)《大雅·假乐》:“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 (9)《大雅·崧高》:“往迓王舅,南土是保。”

① 《小雅·天保》中“天保定尔”一句前后重复3次,因其属行文的重章叠句,后2处不计在内。

(10)《大雅·烝民》：“保兹天子，生仲山甫。”“缵戎祖考，王躬是保。”“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11)《大雅·常武》：“王舒保作，匪绍匪游。”

(12)《周颂·烈文》：“惠我无疆，子孙保之。”

(13)《周颂·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14)《周颂·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15)《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16)《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

(17)《周颂·载见》：“以介眉寿，永言保之。”

(18)《周颂·访落》：“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19)《周颂·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20)《鲁颂·閟宫》：“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保有龟绎，遂荒徐宅。”“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

(21)《商颂·殷武》：“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对于上述28处“保”字，作为《毛诗》训诂的奠基者，毛亨多以“安也”释之，具体而言，例(1)(3)(4)(7)(11)，毛氏均释为“安”，其余则皆无所注；尔后，对于《毛传》已释之例，郑玄多沿袭其说，而对于《毛传》未注之例，郑氏又均以“安”加以补充。不过，郑注与毛说亦间或不同，如：例(1)(7)，郑注“居也”；例(12)，郑注“子孙得传世，安而居之”，释“保”为“安居”；例(21)，郑注“全守我子孙”，释“保”为“保全，守护”；但例(15)、例(16)，郑注分别为“能长保此时夏之美”，“车右”，此二处与毛不同，却又语焉不详，“保”字之义未明。

传之后世，对于这些“保”字，学者们大多不取“安”说，而改用“保佑”“保守”“保有”“保持”“保全”“保住”等词释之，亦有个别不予注释或沿袭郑注。不过，贯通古今并细加对比，其间仍有一些异于旧注或见仁见智之处：

例(1)“他人是保”，后世皆取郑注而不用毛说，以“占有，居有”释之。

例(4)“神保”，马瑞辰释：“保者，守也，依也。神之所依为神保，与‘先祖’对举，当以神保连读。”^{[17]703}程俊英认同马说，认为“保：依，神所依的意思”^{[4]360}，李山亦称“神灵降临，要有所依附，故祭祀设尸，尸为神所依附时，称神保”^{[6]557}。

例(7)“无射亦保”，马瑞辰云：“保者，保守之义，言文王无时不警惕也。”^{[17]835}袁梅注：“保：保守，指保守其善德。”^{[7]744}

例(11)“王舒保作”，陈奂云：“传训‘保’为‘安’者，亦即本上篇两‘安’字作训也。”^{[9]984}然而，袁梅释之以“泰然”^{[7]921}，李山释之以“安然”^{[6]754}。

例(12)“子孙保之”，袁梅云释“保有福祉”^{[7]944}，李山亦以“有”释“保”^{[6]774}，而周振甫则释之以“安保”^{[3]498}。

例(15)“允王保之”，朱熹注“则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10]226}，程俊英云“周王定能保封疆”^{[4]519}，袁梅云“保持祖德，真是贤明周王”^{[7]951}，周振甫云“确实是武王保护美德”^{[3]502}，而李山则以“拥有”释“保”，并云“此句是说，王能永远拥有主宰天下的大位”^{[6]782}。

例(16)“保介”，朱熹注：“保介，见《月令》《吕览》，其说不同，然皆为籍田而言，盖农官之副也。”^{[10]228}程俊英云：“保介：田官，亦称田畷。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介者界之省，保介者保护田界之人。’”^{[4]523}袁梅则云：“保介，披甲执锐保卫天子之武士。”^{[7]960}

例(20)“保彼东方”，程俊英云“安抚定东方”^{[4]555}，袁梅则云“保有那东方鲁邦”^{[7]1019}。

综上所述：对于《诗经》所涉“保”字，毛亨以“安”释之，显然过于简单、笼统，郑玄虽有所补充

或修正,但仍不免拘泥,并同样失之简略;流传后世,学者们受旧注的束缚,加之常用义“保护,保全”的影响,对“保”的解释仍有粗略未明、相互矛盾之处。综合《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及高亨《诗经今注》、袁梅《诗经译注》、程俊英《诗经译注》、周振甫《诗经译注》、向熹《诗经译注》、李山《诗经析读》等各家之言,并反复斟酌文义,笔者对《诗经》28处“保”字的意义进行了重新审视(表1)。

表 1 《诗经》28处“保”字用例及意义

词义	《唐风》	《小雅》	《大雅》	《周颂》	《鲁颂》	《商颂》
保护,保全		天保定尔	保右命尔	于时保之	保彼东方	
		保艾尔后	保右命之	嗟嗟保介	眉寿保鲁	
		保其家室	保兹天子	永言保之		以保我后生
		保其家邦	王躬是保 以保其身	以保明其身		
持有,占有	他人是保		无射亦保	允王保之 保有厥土	保有帛绎	
依赖,凭依		神保是飨		子孙保之 (《烈文》)		
		神保是格	南土是保	子孙保之		
		神保聿归		(《天作》)		
舒缓,安闲			王舒保作			

其中,“保”表“依赖,凭依”的用法包括例(4)(12)(13):

例(4)“神保”,马瑞辰已有明确解释,且参照《左传·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神所冯依,将在德矣”二句来看,所谓“神保”即“神所凭依”,“保”为“依”义。

例(12)“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祁奚请免叔向时引用此诗,杜预注:“言文武有惠训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孙保赖之。”^[18]由此可见,“保”亦“依”义。

例(13)“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现有注本多解释为“保守,保卫”,然而全文 27 字旨在歌颂太王、文王两代先祖开辟岐山的功劳,正所谓“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太王迁岐作周实乃周族历史的重要转折,自太王迁岐到平王东迁的近四百年间,岐山一直是周王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子孙保之”当是周族子孙赞美先公先王对周室基业的奠定之功,表示“后世子孙依恃岐山”,理解为“后世子孙保守岐山”不免有违诗旨、略显隔阂。

《诗经》之外,在诸子、史传及《楚辞》等其他先秦文献中,“保”表“依赖,凭依”的用法同样屡见不鲜。然而,由于常用义“保护,保全”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亦常被误解。例如:

(1)《老子》六十二章:“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2)《管子·小匡》:“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①。”

(3)《韩非子·十过》:“曹人闻之,率其亲戚而保厘负羈之间者七百余家。”

(4)《楚辞·离骚》:“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① 句中,“爱”乃“受”字之误,前人已有说明。详见: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第 416 页;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5 册,第 533 页。

例(1),王弼注:“宝以为用也,保以全也。”陈鼓应的理解则前后不一,先云“不善的人赖以保全”^{[19]290},后又云“不善的人也要对它加以保持”^{[19]292}。然而,河上公注:“道者,不善人之保倚也。”宋人范应元进而指出:“大道甚深,而万物皆备,所以善人珍贵之而不敢失也,不善人依赖之而所以安也。”^{[20]437}近人李哲明又云:“善人自与道亲,而守之勿失,以道为宝;不善人虽与道远,而恃之而生,亦倚道以自保。”^[21]对比众说,释“保”为“依、恃”显然更允当可信。

例(2),现有《管子》注本大多不予注释,个别释“保”为“保护”。《鹖冠子·王鈇》引此作“若有所移徙去就,家与家相受,人与人相付”,黄怀信认为当从《管子》作“爱”、作“保”,并云:“爱,关爱。保,保护。言旅途之中家相关爱,人相保护。”^[22]然而,张金城云:“《管子·小匡》篇作‘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盖即此文所本。相付,与相爱同义。言家家相依,利害相共也。”^[23]相较之下,黄说略显拘泥,不若张说更得“卒伍”之义。可见,“人与人相保”即《小匡》后文所言“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亦即《孟子》所谓“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保”乃“依赖,凭依”之义。

例(3),陈奇猷注:“上文既云‘表厘负羈之间,令军无敢犯’,则曹不必再率亲戚而保厘负羈之间。此文‘曹人’当作‘郑人’,‘厘负羈’当作‘叔瞻’。盖上谓重耳求叔瞻杀以为大戮,而郑人爱叔瞻之贤,且叔瞻先曾谏君礼重耳,君不听,是过在君,故率其亲戚而保叔瞻之间也。”^[24]然而,事实上,句中文字并无不妥,结合上文,所谓“保厘负羈之间”是指面对晋文公的大举进攻,曹人只得投奔厘负羈之间以求庇护,“保”乃“依恃”之义。

例(4),王逸注:“言宓妃用志高远,保守美德,骄傲侮慢,日自娱乐,以游戏自恣,无有事君之意也。”^[25]然其既先云“保守美德”,而后又云“骄傲侮慢”,语言逻辑殊为不通。传之后世,学者们由于不明“保”字的含义,亦多承其说。清初,古文学派创始人方苞不拘成说,指出:“人臣无德而怙其势宠,犹女之无礼而恃其色美也。康娱淫游尚何美之有?曰保厥美,曰信美者,盖以色言之,为怙其势宠之喻也。”^[26]

《诗经·大雅·崧高》以真实细腻的笔触记叙了周宣王赐封申伯于谢的历史事件,同时也表现了一代名臣的勤勉尽责和宣王对功臣的优渥宠眷。其中,“往迓王舅,南土是保”一句生动再现了宣王与申伯的临别之言,将二人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刻画得细致入微。“南土是保”是周王对申伯的临行嘱托,它充分体现了周王对申伯赢得民心、凝聚民力的殷切嘱托。句中,“保”并非常用义“保护,保卫”,而应理解为“凭依,依赖”。

《诗经》三百零五篇中,“保”字的运用共计28例,然而由于两汉经师注释言语的简约,加之词义本身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保”的训释仍然存在些许含混未明之处,其表“依、恃”的用法常被误解。《诗经》之外,先秦诸子、史传等文献典籍中,“保”的这一用法亦常被常用义“保护,保卫”所掩盖。汉魏以降,“保”表“依、恃”的用法仍有大量延续,如:《史记·周本纪》:“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颜氏家训·勉学》:“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三国志·魏志·郑浑传》:“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然而,从文献典籍的现行注语来看,其间仍多欠妥之处。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前人旧注,仔细考察“保”字所处的微观语境,从上下文的语义关联和言语逻辑入手,澄清其在句中的真正含义。

参考文献

- [1] 姚际恒. 诗经通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2] 郑玄. 毛诗传笺[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3]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 程俊英. 诗经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5] 向熹. 诗经译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59.
- [6] 李山. 诗经析读[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7] 袁梅. 诗经译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85.
- [8] 方玉润. 诗经原始[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 陈奂. 诗毛氏传疏[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 [10] 朱熹. 诗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1] 顾镇. 虞东学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9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88.
- [12] 牛运震. 诗志[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9:209.
- [13]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4:2499.
- [14] 李黼平. 毛诗训义[M]//续修四库全书:第 68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22.
- [15]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7:160.
- [16]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65.
- [17]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8]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971.
- [19]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0] 范应元. 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M]//老子集成:第 4 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 [21] 李哲明. 老子衍[M]//老子集成:第 12 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 [22] 黄怀信. 鹖冠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3] 黄怀信. 读《鹖冠子》札记[M]//黄怀信. 古文献与古史考论. 济南:齐鲁书社,2003:430.
- [24] 陈奇猷. 韩非子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37.
- [25] 黄灵庚. 楚辞章句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7:395.
- [26] 方苞. 离骚经正义[M]//方苞全集:第 7 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573.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Bao in *The Book of Songs*

PENG Hui

(Chinese Depart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Song Gao* (崧高) is a hymn in *The Book of Songs* to Shen Bo, the uncle of Zhou Xuan Wang, for his feat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the king, for his virtue, who has excavated the merit of Shen Bo and built a castle in the south for him to garrison. As for the meaning of Bao(保) in the sentence “Wang Ji Wang Jiu Nan Tu Shi Bao (往迓王舅,南土是保)”, it is interpreted as “to protect, defend” or overlooked. However, the study on the theme and context and similar text reveals that it means “to rely on or depend on” here, in stead of the common meaning of “to protect or defend”. This character appears frequently in the anthology, nevertheless, due to constraints of history and previous studies, its ambiguous interpretation calls for our careful examination.

Key words: *Song Gao*(崧高); Nan Tu Shi Bao (南土是保); *The Book of Songs*; Bao(保);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何敏敏]